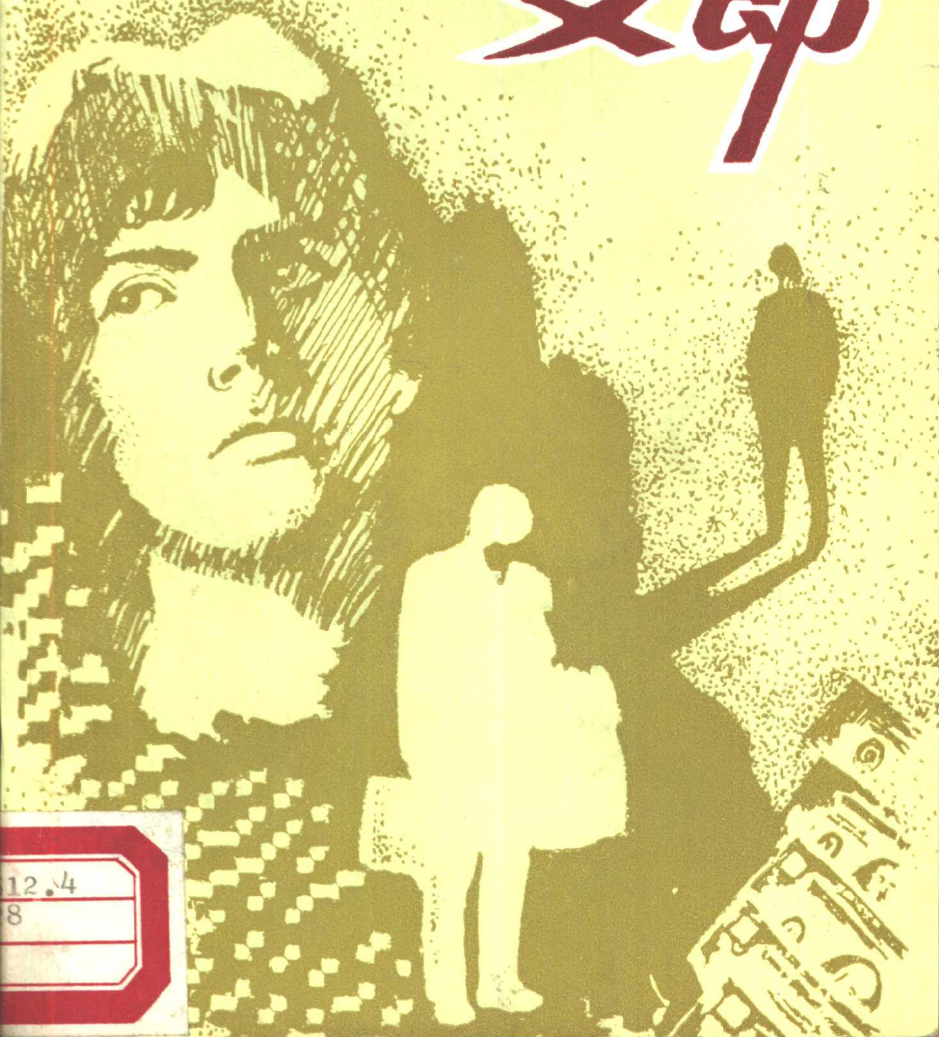


情报官与 女郎



12.4
8

情报官与女郎

列·科洛索夫 著

春蕾 秋实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九月

情报官与女郎

列·科洛索夫 著

春 蕾 秋 实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frac{1}{8}$ 字数 92,000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9·23 定价: 0.9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内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的情报故事。

书中主人公曾是欧洲某国的情报官。他才华出众，被认为是北约集团的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出类拔萃的一名情报官。他施展自己的才能，利用脂粉陷阱——美人计，一举成功地招募了在国外访问的苏联高级科学家。从而得到晋升并得到重用，被派往莫斯科，在西方某国的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在莫斯科他受命招募苏联宇宙科学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女科学家。但是这位人才出众的西方情报官在与俄罗斯女郎的接触中，情深意长，最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并为苏联安全部门提供重要情报。

书中描述了西方情报机关利用女人、金钱等手段招募间谍的手法，同时还首次披露了苏联利用假情报击落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的内情。故事情节曲折真实，引人入胜。苏联已将本书改拍成电影。

原书出版说明

列昂尼德·科洛索夫是位记者、国际问题专家、经济科学候补院士。一九六二年开始在《消息报》工作，多年来任《消息报》驻意大利的特派记者，现在是驻南斯拉夫特派记者。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有《意大利今昔》、《穿黑袍的陌生人》、《黑手党——罪犯的康采恩》、《将军的阴谋》、《生与死》等等。

本书原名《再见吧，上校先生》，此书并非虚构，只就故事中主人公的姓名有所变化，内容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实际材料，只变更了某些事件的地点。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是北约集团的一名情报官，英格瓦尔·罗斯，确有其人。他原是某外国大使馆驻莫斯科的副武官，北约上校情报官。目前，他已成为苏联公民、成为千百万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之一。

作者不只一次有幸与他见过面。在回答是什么促使一个西方情报人员站到堡垒的另一边时，他说：“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对苏联人民有好感；对成为我妻子并为我生儿育女的俄罗斯妇女情深意长。但这还不是全部真实情况。我看到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文件规定，当北约军队在欧洲遭到失败后，实行‘焦土’战略，因而，我不能有其他的作法……”

目 录

一、暴风雨的来临	(1)
二、机遇	(10)
三、路上奇 遇.....	(21)
四、在罗马的行动	(37)
五、走向背叛之路	(53)
六、莫斯科的会晤	(55)
七、斯维特兰娜寻求真理	(69)
八、预谋	(84)
九、请等待命令	(100)
十、光彩无荣	(101)
十一、遗恨千古	(118)

情报官与女郎

一、暴风雨的来临

从罗马有两条公路通往那波利。一条笔直且短捷，若是乘汽车沿这条维护良好的宽阔高速公路——德尔索尔公路行驶，既迅速又安全，但要缴过路费。这笔过路费相当昂贵，甚至连中等水平的亚平宁居民都很难承受得起。而且沿途枯燥无味，因为公路不是穿过风景如画的平原地区。第二条路则较绕远。狭窄的道路沿着第勒尼海岸蜿蜒向前延伸，距海岸若近若离，这条公路不收费，但走这条路，要担很大风险，车祸较多，如果不是拚命疾驶，还可以沿途欣赏转弯后骤然出现的美景或在穿过人们在千年岩石上顽强凿出的无数山洞，突破黑暗后出现的风光。

在那个秋夜，被月光闪烁发亮的异常静谧的海，显然，丝毫没有引起深灰色“奔驰”车乘客的兴致。汽车在急转弯处缓缓减速，然后又风驰电掣般地飞速穿过回声震耳的隧道，直行至安全停车地带才停下来。下面浪潮汹涌，发出沙沙声，海水低舔着狭长的沙滩。这里满处都是杂乱无章的岩石，连最善于合理利用资源的意大利人也无能为力把它变成可资聚财的海滨浴场。

从“奔驰”小轿车走下两个穿雨衣的人，离开汽车。他们头戴黑礼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遮住面孔。车里还留有人，一个是膀阔腰圆的小伙子，鼻子上架一副眼镜，头戴一

顶贝雷帽。他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头戴风帽，犹如三K党的肥大长袍一样，帽上留有缝，露出眼睛和嘴。姑娘的手腕上扣着一副钢手铐。小伙子膝盖上放着一支新式美国自动步枪，他们默坐不语。

从车上下来的一个人掏出手帕，拭了拭额头，看了一眼手表说：

“他应该出现了……你把一切都搞清楚了，阿尔曼多？”

“最清楚不过，头，按着会面暗号，他应当把汽车停在我们经过的隧道入口处等我们。我向他走去，叫他的名字，问他是否把钱带来了。如果他把钱随身带来了，我就把他带到这里，皮诺就把姑娘从汽车里拖下来……”

“完全对。要告诫皮诺，我们不在时，他不要纠缠姑娘，一切都要象绅士那样光明磊落。要不然，我要拧断你的脖子……”

“当然，头。一路上，我都嘱咐他。别担心，为了这笔巨款，是可以克制住的……为什么要损坏我们‘红色’旅小伙子的荣誉呢？下次，再需要人时，就不会来找我们帮忙了……”

“噢，好啦，行啦！废话连篇，去到约会地点，我在这儿等你。”

* * *

……“伙伴们”等待的那个人，夜里，乘坐美国驻意大利的情报机关负责人借给他的八缸“雪铁龙”小轿车从罗马出发了。他就是那位有任务、需要保护的西方驻莫斯科一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英格瓦尔·罗斯上校，这位上校飞来罗马完成一项紧急、甚至有点荒诞离奇的事务。人所共知的

“红色旅”极端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绑架了罗马大学女学生，罗斯二十岁的女儿，萨宾娜，提出要用四万美元赎买。五十美元票面的一笔钞票（这是强盗索要的）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只不大的黑口袋内，这笔钱是罗斯写了字据后，从美国同僚手里直接拿到的。但，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职业情报人员的直觉提醒上校，当前情况有点蹊跷，令人纳闷不解。但女儿终究是女儿。除了同僚们提出，拿到钱后去与恐怖分子会面外，没有任何其他良策。情势紧迫，罗斯无暇思索……

上校刚满五十五周岁，即到了成熟老练之年，在讨论问题时，上校忽然研究起尘世生活的哲学问题，而年轻的朋友则直言不讳地倡议：“算了吧，老头，让一切都见鬼去吧，退休一身轻。囊中有钱，肩上星已够，开上摩托艇，带上渔具，在大湖边上买一座小别墅，过上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正是此刻，罗斯不能退休，正在他垂暮之年，出现新情况，迫使他陡然改变其生活道路，或者额头吃枪子，把一切动产、不动产遗留给女儿。

萨宾娜、萨宾娜……这是在生活的旋涡中，由于骤然爆发而又随即熄灭的爱情所诞生的最亲近而又无保障的结晶。罗斯和玛丽艾塔共同生活一年多。他们是在地中海疗养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随之就发生了这样悲剧。玛丽艾塔，二十五岁生下萨宾娜后，患产褥热病逝。“我们无能为力，”教授难为情地表白自己，“你要知道，为了我们医院的声誉，必须尽力而为……但你妻子的心脏太衰弱……先天的缺陷……”

上校把妻子的骨灰盒带回她的故乡罗马，葬在首都特斯塔契奥小公墓里。

这是个著名的公墓。罗斯记得，他和女儿很少见面，有一次在“古城”见面时，他们一起来到特斯塔契奥公墓，默默地站在坟旁，把一大束红玫瑰花放进水罐里。在黑色的大理石碑上，写有简单的题词：玛丽艾塔·罗斯（西莫涅蒂），生死年月日，稍下一点写着：“行善积德”。而后萨宾娜把他领到右边行人稀少的小林荫路。“墓地里的这些人多么凄惨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沉默片刻，又慢条斯理地说：“因为人的生命小溪在这里干涸了，只留下最后一点痕迹，此外什么也没有，只有历史。我是作为一个未来历史学者对你讲这些话。各城市的墓志铭都镌刻着人们的愿望和行止……”

“她已长大成人了，”罗斯那时在想。“光阴流逝如水，真快！”他们在一个朴素白石碑旁停下。“这里葬的是英国诗人舍利。”不知何故，她低声细语地说，“你看，上面镌刻有诗，是他的挚友拜伦选定的。”他们又往前走了一点。“那里是半浮雕纪念碑，你看见了吗？这是哥德儿子的坟。当他在罗马去世时，朋友们不知在墓碑上写什么好，他这个人没有萌露出任何天才智慧，他们思考了良久，最后刻上：此处埋葬着哥德之子的骨灰……”

上校马上就要在罗马和女儿相逢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令人诧异的逼真想象使他为之一震。他甚至想象出他在倾听女儿讲话。罗斯苦笑了一下。“爸爸，我看你还是那样潇洒英俊，”萨宾娜的声音在他的耳际回荡着，“简直是铸造的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只是显得苍老一点……”

罗斯外表确实与驰名的意大利演员何其相似：同样富有魅力的微笑，只是头发比马斯特罗亚尼更松软丰厚而好看。确实，银丝已隐现在上校深棕色的头发里。如果不是为了出席招待会或参加正式拜会，罗斯需要每天刮胡须，有时，一

天要刮两次，那么，他的大胡子就会长成意大利圣诞老人那样银白蓬松。有一次他的小女儿看到他留有胡子，吓坏了。

萨宾娜、萨宾娜……女儿能发生什么事呢？在玛丽艾塔离开人间后，照顾女儿的事就落在爷爷的身上，而现在他已不在人世了……玛丽艾塔在罗马住有一位表姐，就把十六岁的萨宾娜送到她那里。她上了大学，马上就要完成学业了。罗斯猛然间想起，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她有了朋友，叫马里奥，马里奥·法尔科尼，似乎……从一切迹象判断、姑娘是爱上了这个意大利人。“爸爸，你想象不到，他是多么非凡和诚实，我们参加反对资本家统治的游行……马里奥说，应当为他人而活，我相信他……”

萨宾娜、萨宾娜……马里奥哪方面吸引了你？他可能把她拖入肮脏的勾当之中，结局会如此不寻常？说实在的，这种勾当尚未结束……

上校减慢了车速，时速表指针在一百八十刻度上摆动，他揉了揉扶方向盘肿胀的手，深深地叹了口气，看了一眼发光的手表字盘。离见面的时间剩下约四十分钟……不，以前，一切都要简单得多，万物、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周围的整个大千世界……迎面飞来的高速公路的柏油路面幡然变成一面湖，一片松树环绕着的大湖。罗斯看到自己象个小男孩，手执鱼杆，坐在岸边垂钓。这就是遥远、遥远的童年……

英格瓦尔·罗斯出生在欧洲某国的一座不大的城市。这座城市隐蔽在卡姆潘大森林之中。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年，度过了真正的童年。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从幸

福的时光留下永恒不灭的东西。给罗斯留下的是酸涩的树脂味和饮过的冰牙的山水。孩提时，他非常喜爱森林，整天整夜钻在森林里不出来，森林也惠顾于他：一次也不让他在迷宫似的小路上迷失方向，不让一条树枝碰到他的额头，不让碎瓶渣子扎到他光着的脚。湖泊对罗斯和善可亲。从来没有一个男孩捕捞到象他那样多的鱼。因此，他获得一个不寻常的绰号——魔术师。而他很想当蒂勒，蒂勒·乌连什皮格尔。一本快乐勇士传奇是他毕生爱不释手的书。确实，那些时候，罗斯和他的同龄人并不完全理解蒂勒和涅列的关系。他们一般不接受女孩到自己“男人”圈子里来。就这样，乞食团的赞歌沁入儿童灵魂最深处。

他们手持木剑和胶合板制的盾在松树林小径上奔跑，他们当中谁又料到战争业已踏入祖国的门槛，流血的战争……

于是儿童时代结束了。在这座小城里，只有一所学校，校长是罗斯的父亲。这种情况使罗斯成了最不幸的人：他不仅在学校，因为旷课和学不会功课受到处罚，在家里还要听那冗长又乏味的说教，谁又愿意呢？……是到了思考未来的时候了……双亲经过长久的争论和思考之后，把他送到特尔诺乌特市的一个学校，在校住宿。但，他同样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春天的早晨，英格瓦尔·罗斯被远方滚滚的雷声惊醒。“大概暴风雨要来临，”他想。天空无一丝云彩，鲜红的太阳照进窗户。激动不安的教员跑来叫大家赶快穿好衣服，到院子里去。学生集合完毕，校长来了。他穿一身黑：黑礼帽、黑西服、黑领带、黑皮鞋，教师只是在星期日去教堂才穿这种装束，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拭了一下额头说：“孩子们，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德国进攻我国

了，已经轰炸了好几个城市。这是战争。孩子们……但是，我要求你们要镇静。立刻收拾最需要的东西，想办法尽快回家去，交通运输已中断，不要害怕，马上又要有空袭。快点行动吧……”

罗斯拎一只沉甸甸的箱子，在慌乱的人群中，逐波走着，离家约四十公里。他才十五岁，还很难把“战争”一词和现实联想起来，远方滚滚的大炮轰鸣的一刹那，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的阴影隐现在迎面跑来的前拥后挤的男女老少惊慌失措的脸上……

国王列奥波里德三世兼王国军队总司令，已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签署了投降书，宣布臣服德国，自己沦为德国战俘，这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最大叛变行为。但是，真正的爱国者却在抵抗运动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这里要叙述的是另一篇章。

那时，五月十日，罗斯一会儿步行，一会儿乘坐空荡荡的汽车。到晚上总算挨到了家。双亲已被发生的事情惊呆了，在家庭会议上，开始讨论怎么办：逃还是留。母亲感到很不好。可怕的疾病已开始自己暗暗吞噬生命的活动。父亲回忆起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年轻夫妇所经历的苦难，那时，他们侨居在英国。“不，”父亲沉思良久后说，“让年青人走吧。而我们应当留下来，如果注定要死，那就死在自己的家中吧……”罗斯的大姐要分娩，她的丈夫应征入伍，音信渺茫。她也说要留下来……罗斯决定逃往法国。

过了几天，逃难的浪潮把他卷到离家数百公里之遥。时光的流逝，磨灭了记忆中的许多事情。但事隔很久以后，在罗斯的耳谷里，仍回响着涂有黑十字的俯冲轰炸机的怒吼

声，爆炸的轰鸣声。他嗅到烧焦的气味，眼前展现出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一个年轻妇女的尸体，她旁边坐着一个犹如化石的小姑娘，双手交叉身前，细长发辫上，扎着一朵大红花结……

难民在法国难民营呆了几个月，等待运往地中海沿岸。又是轰炸、射击、被击毙的尸体……法国投降了。难民营的负责人宣布，所有外国人可以返回祖国，德国占领当局不会虐待他们，调拨了列车，送他们回国。可是，很多人半途被转送到德国……希特勒匪徒欺骗了他们，德国需要廉价劳动力。不愿意干活的人被送进集中营，人们死于繁重的劳动、轰炸，死于饥饿……

罗斯还算走运。他上了一辆“好的”火车。希特勒匪徒为了宣传，把这列车开往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在那凄惨时日，变得认不出来了，又脏又臭，到处是穿灰绿色制服的吃闲饭的人。

罗斯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小镇。父母看到他有说不出的高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生活日趋艰难。希特勒匪徒把一切抢掠一空。没有面包，更不用提到肉了，甚至连猫、狗都踪迹皆无。听说，猫狗都做了香肠，投机倒把分子在黑市上高价出售。罗斯的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什么也帮不上忙，因为大部分时间，他要躲在森林里。德国鬼子经常挨家挨户搜查，把所有的年轻人都送到德国工厂里去干活。罗斯都是深夜才偷偷回家，天刚蒙蒙亮，又赶快离去。有一次，他打算上山去投奔游击队——在居民中，传颂着让·科拉尔或者叫约日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一次邂逅机遇使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在森林里的邂逅相遇……

罗斯坐在篝火前，边上烤着夜里从家里带来的土豆。游

击队员悄声地出现在他的背后。常人说，人能感到背后他人的目光。他那时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有人干脆在背后轻轻咳嗽了一下。他们是三个人，胸前端着自动步枪。有一个人，罗斯马上认出来了。他就是约日！希特勒匪徒把他的照片张贴在城里各家各户的墙上。一个传奇般人物——游击队司令的头悬赏五十万克郎。

“你好，”他说，讥讽地微然一笑，“打算吃午饭了，小伙子？”

“是的，你好……如果你想……”

“谢谢。最好告诉我们，城里还有党卫军分子吗？”

“没有，昨天撤走了……”

“那你为什么还藏在这儿呢？”

“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真的，不假，这到合乎实际。艾任，不对吗？”

宽脸庞的游击队员善意地微笑了：

“当然……就是说没有德国鬼子？”

他的发音暴露出他是外国人。

“没有……”

“那就再见吧。”

三个人转过身要走，罗斯突然异常忧郁起来。

“可以跟你们走吗？”

“和我们到哪去？”

“到游击队那去……”

“为什么以前不去？”

“父母亲有病。他们身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现在他们全好了？”

“没有……”

“那急什么……”

他们走了，没有带上罗斯。

流传着许多关于让·科拉尔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传奇般的故事。游击队消灭了希特勒匪徒，炸毁了弹药库，颠覆了法西斯军列。年少的罗斯全身心站在游击队一边。又是一次邂逅相遇……

几年之后，他才得知让·科拉尔的同伴是俄国人……就在那时，罗斯第一次考虑，为什么苏联人为了别国人民的自由而如此无畏地冒着生命危险……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后来，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得到……

战争结束后，罗斯在英国空军当了翻译，他是承蒙父亲老朋友——飞往英国的军事飞行员托的情，才得以进入空军。后来，罗斯返回家园，继续在军队服役，在各种部门工作过，后来到了情报机关。从此开始在他的生活中犯了一系列错误。

英格瓦尔·罗斯在阅读秘密档案时，他又再次和从森林中出来的三个小伙子相遇。在抵抗运动参加者的专案卷宗内有许多关于让·科拉尔游击营的活动材料。不，那里没有爱国主义者建树功勋的材料。只有出生年月日，阵亡日期，所在部队番号，战斗地点和三个阵亡者的照片。这样，他得知让·科拉尔的两位俄国助手，就是他曾在篝火旁烤土豆时，与之谈过话的那两个人……

二、机 遇

罗斯是怎样进入情报机关的？他经常扪心自问。而每次

回答这问题是极其简短的：偶然性。实际上，确实是偶然的。无论是女间谍玛尔加列特·采列，还是英国情报官托马斯·艾德瓦尔德·洛伦斯的惊险事迹，从来都没有使罗斯感到激动过。……简而言之，罗斯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扮演情报官的角色。

其实，正是这种情况，在选择他作为秘密机关工作候选人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罗斯在情报机关里成为“自己人”以后，干部处的一位同事喝完一杯开胃酒，向他揭开了如此轻易地进入圣地的秘密。“亲爱的，”他说，“我们的上司一向墨守一条铁的法则，不接收那些特别向往，或相反，极不愿意成为情报人员和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你正好执中，不偏不倚，既不拼命地向我们这边挤，又不太反对把你招来，所以你就到了这里。”

究竟是什么，也可能是……罗斯在英国皇家空军当过一段翻译，他从英国回国后，任命他到国防部一个飞行员训练大队去工作。根据对北约承担的义务，空军应为北约空军提供飞行员。美国监督执行这项任务。罗斯与美国教官有过频繁接触。通常，他要向美国人提供飞行员训练进度报告。这些飞行员训练完成后，要送往美国提高深造。有一个从北约军援协调组来的美国上校特别使人恼火。他比别人更常来光顾他们。大家都很讨厌他，处长刚往窗外一望，看到嘴里叼着雪茄烟的这个不顺眼的身影，就边走边对罗斯说：

“你自己跟他说，就说我不在。”说完后便离开办公室，很久没回来。

这个美国人不可一世的狞笑，嘴角上总是嚼着雪茄及令人厌恶的声音，也使罗斯感到生气。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上司！”